

旧

旧城拆了，也带走了往日大杂院里的
朴实和快乐；无尽的欲望与烦恼随着新楼
起膨胀。我们到底要什么？丢失的东西

城

Jiucheng
Jiucheng

张子雨 著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第一章

赵志平一手拎着方便袋，一手拎着一只鸡，进了院子。方便袋里露出葱、蒜叶子；鸡被稻草绑着双脚，“扑腾扑腾”地打量着新舍，似乎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，凄厉地叫了两声。

院东的蔡中华从自家的日杂店出来。“嗨，志平，今天改善生活？”

“便宜。蔡叔，你猜多少钱一斤？三块五！搁平时可是要八块的。这是土鸡，卖鸡的是农村人，算账的时候说：‘三八两块三。’旁边卖蒜的多嘴：‘三八两块四。’我生气了，说：‘三八两块三，与你鸟相干？’俺几个都笑了。蔡叔，有钱人现在都改吃鱼和蔬菜了，说国外有什么鸡流感，快传到国内了。真是风水轮流转呀，‘非典’顾不上俺们这小城市，鸡倒开始感冒了。看来天要灭人呢，让你那么能生，生得满世界都是人，把地球都压坠了不少！满街的鸡倒了大便宜，还有我。谢谢鸡流感了。”

“你怎么把自己比作鸡呀？小瞧别人也不能小瞧自己。”蔡中华笑着说。弯腰从墙根拎起开水瓶，往罐头瓶子里续茶。

赵志平想想也笑，可着自己和鸡是一样的。

“待会我让柳云给杀了，放上粉丝红烧出来。蔡叔中午过来，俺爷俩喝一杯。我还有几年前县酒厂的老酒，一直没舍得喝，可是纯正的粮食酒啊，不是酒精和香料勾兑出来的。”

鸡不停地在地上乱蹦，似乎想蹦出他们危险的话题。

“拢共才一只鸡，你让丹丹多吃些吧。我记得这是你这个月来第三次动荤吧？都不容易。”蔡叔边说边进小店，有人要打公用电话。

赵志平推开门，柳云和女儿都不在。转身回头喊：“蔡叔，我家老婆和女儿呢？”



蔡叔还没答话,蔡玉莓便从屋里出来,怀里抱着丹丹。“嫂子去新城应聘去了,那儿有个人才招聘会,正愁丹丹咋办呢,我正好回来就带着了。”

赵志平哈哈一笑:“她能是人才?是财人还差不多!一分钱塞肚脐眼里,三火枪都冲不下来。”说罢,忙伸手抱丹丹。蔡玉莓是把丹丹抱在怀里的,所以赵志平一只手只能从她胸口插进去,软软的。赵志平忙缩回手说:“莓子,你把丹丹放下吧,怪累的。丹丹,都多大了还要玉姨抱呀!”

蔡玉莓一笑,把丹丹递给赵志平。赵志平对着背影问:“莓子,今天怎么没看店?”

蔡玉莓没回头,说:“今天小翠回来了。”小翠是蔡玉莓雇的营业员,一个多话的小丫头。

蔡玉莓大学毕业后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,不是工作炒她就是她炒工作。几次三番之后,心一灰,也就看淡了很多东西,干脆自己凑钱开了家书店。书店里有阅览室,有茶座,生意也还算不错,虽不如在机关稳当,却自由得多。

院子是化肥厂职工宿舍,四合院,住了三户人家。地上墁着红砖,砖缝里的一些杂草,顽强地顶出头,但没等伸直腰,就被赵志平毫不留情地拔去。中间是一条水泥通道,东边住着蔡叔家,赵志平住西边,门口的一个小花池里面有一棵石榴树,下面围绕着几株耐活的月季、菊花。石榴树好生虫,赵志平每年都要打虫、剪枝、施肥,好在石榴树也算对得起他,每年石榴结得是又红又大。石榴下树的时候,分三份,赵志平给每家送去。中间还有一户叫田云龙,赵志平喊他母亲为芹姨。南边是三家的厨房和院门,原来还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,后来嫌男男女女的不方便,各家都修了自己的卫生间。院子外是一条三米来长的水泥巷子,往东去是化肥厂,往西是西湖北路。

田云龙也算是化肥厂职工,却一天班也没上过,早就下“海”,并且完成了“填海”工程。现在是大老板,哪耐烦住在这样一个地方,搬到新城别墅区住了,旧城房子给自己一个亲戚住。亲戚叫田琦,开一个卡拉OK厅,早出晚归,和院子里的人很少碰面。赵志平要是收水电费,也得清早或是晚上十一点以后。

河口县有条皮河,把城市分成两半,当地人把皮河以南叫做“新城”,皮河以北谓之“旧城”。旧城中最大的厂就是化肥厂。两城有一座大桥相连,现在又在准备建第二座大桥。原来河口县是依山傍水,北边山,南边河,向北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。有一任县委书记提出建设“城外城”,于是就在皮河南开



辟了大片荒地,楼房竖起来了,路灯亮起来了,加之县政府、县委办公大楼也在新城,有钱人也就纷纷在新城置地买房。县级经济,商业总是跟着政府走,特别是饭店、酒馆这样的服务业。但老的商业区和老习惯仍然留在了旧城,加上有时来旧城请客吃饭或者消费还可以避开一些不必要的麻烦,所以旧城人气并不衰。

正是因为旧城人气不衰,所以很多商人看中了旧城的人气。特别是一些房地产开发商,先期就在大脑中规划着旧城的地盘,然后灌输给官员,这些设想也就逐步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、规划蓝图以及远景设想,大气磅礴,经济腾飞。上级领导高兴,下级领导进步,地产商人进银子,政府工作报告中GDP也跟着增长,唯独像赵志平这样生活在院子里的普通老百姓犯愁。

生活总不能建立在领导的蓝图上。

赵志平从蔡叔炉子上拎了开水杀鸡。鸡头被反扭过来,只一刀,鸡血就酣畅淋漓地流进盐水碗里,一点没洒。尔后被扔在石榴树下扑腾,民间有说法:鸡扑腾得越厉害,肉越鲜嫩。鸡肠子留下用碱粉和盐搗,鸡头上的毛用镊子夹,鸡嘴掰开用盐搓,因为蔡叔喜欢吃。蔡叔喜欢吃鸡身上三样东西,血、肠子和头。蔡叔吃鸡头讲究,不急不慢,一个鸡头可以喝二两酒,只剩下完整的鸡头骨。

“蔡叔,你说我们家柳云能招聘上吗?当服务员老了,当经理没人聘,当秘书不会写,当搬运工体力又不行。我真不知道她会做什么呢,除了算我的买菜账。”赵志平麻利地洗着鸡,丹丹在一边玩着鸡毛,用鸡毛捅赵志平的鼻子,赵志平就不停地打喷嚏,惹得丹丹咯咯直笑。

“你可不能这样说。是砖头碗碴子都可以支桌腿,更何况一个大活人。天无绝人之路,说不定一不留神就被哪个单位选上了。再说去总比不去强,去就有机会,天天在家睡着,机会总不能跑你床头来。”蔡叔在小店里说。小店前面是个巷子,不时有人走过,和蔡叔打招呼。

赵志平没有那么多想法,下岗后日子虽紧巴点,却也没有压力。自家过日子费用并不高,再说没病没灾的,也没有拖累,拼死拼活挣那么多钱干吗?也不好挣啊。带着女儿在老街上转转,捣腾点便宜货,不也等于挣钱嘛。

柳云却风风火火地到处应聘,临时打个工,揽一点活,还卖过几个月保险、化妆品,每月也有一些进账。数钱到铁盒子时,柳云就叹气,叽咕赵志平失火钻床肚,快活一时是一时,啥时候才能像人家田云龙?

地上一张报纸,是包肥肉的,赵志平顺手拾起来用手撕。他十岁起就喜





欢撕纸，什么都撕，撕什么像什么，特别是马。就是撕不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来。

他撕了匹马，前蹄高高地扬起，他幻想着骑上这样的马驰骋，心情也跟着大好起来。丹丹把马拿过去，学着马的样子在院子里奔。

赵志平是九四年认识柳云的，九四年对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印象中没有世界大战，国家领导人也没有变动，可物价却变动得让人恼火。唯一有意义的就是认识了柳云。赵志平在化肥厂造气车间，柳云在包装车间，经热心人介绍就认识了。介绍人介绍赵志平的时候说他人老实，脾气好，性子不急。介绍柳云的时候说她能干，勤快，性格要强。反正在介绍人嘴里，无论什么样的性格，只要对方不具有的，都是优点。

造气是为生产，恋爱是为结婚。赵志平除了长得高大一点，在厂里不算突出，柳云没有惊人的美貌，但也还耐看。认识的时候两人都知道是什么主题，所以直接就恋爱谈上了，都没有更多的幻想。两人都在化肥厂，化肥厂是当时县里最好的企业，所以谁也不亏谁。

两人第一次看的电影是《没事偷着乐》。电影院是当时县里唯一的一家，现在装修成不伦不类的一个场所，有什么情侣包厢，也就是一个个卡座，灯光幽暗、气氛暧昧。赵志平记得小时候看电影，人挤得像现在的买火车票。把门的是个“老白毛”，眼疾手快，谁也别想从他眼皮底下溜进去。没有钱买票的，就翻墙头，从球场墙上顺着树下去。怕查票的，就躲在银幕后面。所以那些年，他看的电影都是反着的。在情侣包厢，赵志平也没敢怎么着，连柳云的手都没敢摸一下，怕遭白眼。心里暗想，还不如在大厅，白糟蹋三十块钱。

冯巩演的张大民算加班账的场景让赵志平哈哈大笑，柳云在一边忙扯他褂襟子，嘘他。走在路上，赵志平说，你看咱们老百姓日子过得也挺好。柳云黑暗里嘴一撇，说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，有钱人的日子谁不想过？张大民分房子的时候不也是想多要一间吗，还和人打架呢。你别打花巴掌给我听，我还真不是见钱眼开的人，不然我能找你？

介绍人当然没有说过柳云曾经谈过一个，后来男的上了大学，这个世界上就又多了一个“陈世美”，一个“秦香莲”。

赵志平和柳云确定关系，是让蔡叔第一个参谋的。蔡叔对柳云没有说什么意见，只说女人只要会过日子就行。就好比开花是为了结果，一朵花再漂亮，不结果又有什么意思呢。赵志平一直没理解蔡叔的意思是赞成还是反



对。恋爱的人容易犯糊涂，所以也就没去琢磨蔡叔的话。婚姻自由了，娘、老子都干涉不了，更何况是一个不相干的人。

之所以这样，赵志平确实不敢把柳云带回母亲家看，怕柳云不愿了。男方家庭的优劣是女方考虑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赵志平就是因为母亲的原因吹了两个女朋友，说是“女朋友”，其实只是见过两面的女子。不是他吹人家，而是人家吹他。后来和柳云关系确定后，再不带她去，就说不过去了。越不让去，柳云越好奇，赵志平只好提前和姑姑讲，让她回去安排安排。赵志平所谓的安排，也就是打扫一下卫生，别太难看了。

柳云是在一个黄昏走进赵志平母亲家的。这是个郊区小院，东西都是竹林，四周有一条小河沟成为天然院墙。河沟边插了很多“刺目藁”（一种蔓条状植物，有刺），开着黄花。房屋低矮，光线昏暗。柳云走进里间好几分钟才适应过来。一张床，挂着的蚊帐已看不出颜色，垂下来一些蜘蛛网。一个面色灰黑的老妇人躺在床上，看他们进来，也没招呼，兀自挖床头的一盒蛋糕吃。蛋糕盒子里还趴着两只小老鼠，两眼骨碌碌放光，警惕地看着他们，胡须上沾着奶油。赵志平喊道，妈，这是柳云，来看你。老妇人转动了一下头，头下的一个小木头盒子，常年被脑油浸染得发亮。

柳云跑出去呕了半天，呕出来几口清水和一大把眼泪。赵志平忙拉着她逃走了。

赵志平父亲死得早，死因讳莫如深，家人从来没提过，也不许他问。小时候从大人们嘴里得知，似乎母亲还坐过十几年班房。赵志平从小跟着姑姑，从上学到参加工作。倒不是赵志平不孝顺，而是母亲常常不沾家，不知去了哪里。不给问，问了也不说。后来干脆不许他回去，也从不接受他的孝顺。说你要是想让我死得快些，你就天天来！赵志平只好把钱给姑姑，或者给邻居，让她们侍候她的生活。邻居是个极憨厚的人，花一分钱绝不报一分五厘。

走在路上，柳云问，你妈枕头的盒子莫不是财宝？赵志平哈哈一笑，说那盒子是姑姑家的，小时候用它装过蚰蚴和蛤蟆玩，有好几个洞呢。有财宝，老太太还不埋地下？柳云说先把丑话说头里，我看中的是你的人不是你的家，以后可不能和你妈住一起。赵志平说你放心，你就是想，她也不会。她这一辈子，我都读不透。

赵志平和蔡叔在一个车间，一个班。蔡叔喜欢用一个很大的罐头瓶喝茶，上班时带着，喝到下班。赵志平纳闷的是，蔡叔喝那么多茶，却很少看他去厕所小便。赵志平有时渴了，没现成的水喝就端起蔡叔的杯子“咚咚咚”几





大口。蔡叔的茶杯只能赵志平一个人可以喝,其他人都不行。蔡叔不答应就拉下脸不说话,所以大家都知道他这个习惯。有时大家开玩笑说赵志平是蔡叔干儿子。后来蔡叔调到了厂办公室,这让很多人意外。厂子开始不景气时居然还当上厂办公室副主任。蔡叔说他们看中的是我的酒量,不过蔡叔这话只对赵志平一个人说过。

造气车间其实就是烧锅炉,给生产车间送蒸汽。造气车间是“三班倒”,白班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,小夜班是四点到夜里十二点,大夜班是夜里十二点到早上八点。赵志平和柳云正热火的时候,总是死气白赖地和工友调班,跟柳云上同一个班次。其实造气车间和包装车间相距很远,柳云就说赵志平“贱”,但赵志平真不调班她又生气,生气就不理他。赵志平就每天去她家里接,接几次,两个人就又和好了。

柳云生气一次,两人的感情似乎就加深一次,两个人好了后就细细地说你说了什么什么,你如果不说那什么什么,我也就不会说这什么什么。两个人就有“小数点以后的无穷数”以及循环论证的感觉。赵志平有时故意惹柳云生气,如很响地喝汤,半个月不理发。甚至放肆地说有个姑娘对他好,柳云就说那好,我把你让给她,正好我们车间有个人也不错,赵志平又忙赌咒发誓说没有。

高兴的时候,柳云也喜欢赵志平给她撕的小兔子,还奖励他一个吻。

恋爱一直谈了三年,两个人才开始筹备结婚。谈三年倒不是他们想浪漫得久一些,其实赵志平早就等不及了。主要原因是柳云妈一直瞧不上赵志平。说高中文化有什么大前途,不想想自己女儿也只是高中毕业。

新婚之夜,工友都要闹洞房,河口县的洞房闹得有些粗俗下流,而且还不许新娘新郎恼。节目到最后,要赵志平出个节目,他哪里会,于是就有人递个纸条上来要他念。是一个笑话:“一个农妇哭着到公安局报案:丢人啊,昨天晚上被强奸了。警察问强奸犯有什么特征。农妇说天黑看不见,但肯定是新手,找了半天找不到地方,后来还是我帮他扶进去的。”众人哈哈笑翻了天,柳云脸上有些挂不住:赵志平是新手,那谁是老手?自己就是有过男朋友,也不能就说是“老手”啊!她又气赵志平傻里吧唧的,这个笑话也能念?晚上睡觉时,她把赵志平的枕头扔到沙发上,卧室门关得严丝合缝。

直到第三天,赵志平才成了“老手”。当了“老手”后的赵志平,只埋头拉车,不抬头看路,柳云也算松了口气。

结婚时间不长,厂里分了房子,正好和蔡叔一个院子,赵志平兴奋得抱

着蔡叔的大茶杯，又是“咚咚咚”好几口。

和柳云把班岔了过来，可以保证家里有人料理家务，凉水变热水。这样一来，两口子都在家的时间就成了三的公倍数，两口子做爱，每周也就有了基本固定的数字，除非谁临时动议。

化肥厂头几年效益还是不错的，后来检察院逮起来两任厂长后，效益就不行了，工资开始有拖欠。众人都纳闷，怎么贪官在的时候，厂里效益反而好些呢？又不能让贪官回来继续当厂长，就开始骂娘，骂厂长都是吃干饭的。

拖欠就拖欠吧，工资总是会给的。赵志平也习惯了，县里没有哪家企业不拖欠工人工资的，化肥厂拖欠时间还算短的。住的是厂里的职工宿舍，房改后就成自己的了，水电费每月也只是象征性地交一点，两个人今天在赵志平姑姑家蹭饭，明天去柳云妈家蹭。当然，去柳云妈家蹭还是不能那么理直气壮。姑姑家的饭好蹭，遇到什么吃什么。有时饭没有了，赵志平就自己下厨房做，所以柳云也懒得去她家，偶尔还和朋友“抬石头”下馆子。要是柳云回娘家了，赵志平就理所当然地在蔡叔家蹭，好在他不挑食，遇到什么吃什么。蔡玉莓剩下的，蔡叔剩下的，“吧唧吧唧”几口就完了。蔡叔也就看中赵志平这一特点，有时他几天不来吃饭，还特意地喊他。

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。先是柳云怀孕，反应特别大，几天吃不下东西，吃什么吐什么。恨得就骂赵志平只图自己几分钟快活，全不顾别人死活。赵志平被骂得不敢吱声，还要做出很后悔的样子。心里有苦就向蔡叔诉，蔡叔也不吱声，端着罐头瓶很响地喝茶。那时蔡玉莓正面临着高考。

好不容易挨到临产，却又因为胎位不正难产。同产房的几个孕妇都是顺产，唯独柳云如杀猪般的号叫。接生的护士为了让她停下来节省力量，就骂她：“你看你喊的像什么，像猪！”像猪也好，像驴也好，柳云才不管呢。倒是赵志平听了不愿意，放下柳云，要和护士理论。医生过来说：“她不是故意骂她，是为她好，转移她的注意力。你别在这添乱了，要不你来生？”

第二天，从医院育婴室把女儿抱出来的时候，柳云先打了她一巴掌，接着搂在怀里就不松了，连赵志平都不让抱。

女儿赵丹出生后，两口子才知道什么是烦。两人都要上班，不轮班的就在家负责赵丹的一切。想请个保姆也不现实，一来要付保姆工资，多一个人吃饭，二来也没地方住。让赵志平母亲照顾？她自己都要人侍候，就是能带孙女，赵志平也不敢呢。柳云母亲偶尔礼节性地来看一次，说是赵家的人当然要赵家操心；赵丹特别爱哭，似乎对哭特别有兴趣，兴趣上来了，赵志平学





狗叫、学猫跳都不管用。这样赵志平就睡不好，特别是上完大夜班回家，熬得两眼通红，抱着女儿就睡着了。赵丹尿了，尿布湿了，赵志平的裤子也湿了。

生了孩子后，柳云没有奶水。赵志平只要打听到哪里有偏方，就要柳云试。听说白煮猪蹄子能治没奶水的，赵志平就把猪蹄子洗得雪白雪白的煮给她吃，不放盐，吃得柳云直恶心，之后见到猪蹄子就想吐。所以只好买奶粉。奶粉要买好的，还要配果珍，不然上火。一瓶果珍二十多块，一袋奶粉十几块，仅够吃几天的。这下两个人慌了，厂里工资又不能按时兑现，就开始吃家底子。吃得柳云只好动家用家里的存款，每去银行一次，眼窝就深一次。

两个人风风火火地下班，风风火火地煮奶、洗尿布、洗衣服，再风风火火地上班。偶尔有一次夫妻生活，也没有感觉，很快就完事，日子过得像一杯白开水。

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，化肥厂拖欠供电局几百万电费，供电局就把电给掐了，工厂只能停产。厂里的生活用电原是和工业用电在一起的，工厂一停电，整个宿舍楼到了晚上也就漆黑一片。工人们气得把国道都堵住了。化肥厂原来都是政府抱着养的，孩子哭自然还要找娘。但县政府对供电也没有办法，就派分管的副县长和厂长去市里请局长吃饭，又从县财政拨了几百万付电费，总算把这个关给过了。

关是过了，可是厂里似乎伤了元气就不行了。赵志平仍然是“三班倒”，锅炉只烧一个了，工作就突然清闲起来。厂里开始陆续有人下岗。柳云在包装车间也只是点卯，倒有了更多的时间照顾赵丹，赵丹也因此被养得白白胖胖的，她成了厂子不景气的最大受益人。赵志平两口子每天心眼就放在她身上，比赛般的找赵丹细微的变化。赵志平还专门买了个本子做“成长日记”，记录赵丹的变化：会笑了，会认人了，体重增加了，牙床开始露出白点了……说以后等赵丹长大了作为礼物送她，一定是最好的礼物。

女儿知道认人了，喜欢蔡爷爷抱，喜欢玉姨抱。爷爷家烧什么好吃的，就喊丹丹过去。日子在一天天过，丹丹也在一天天长，长大就是希望。

赵志平刚把小桌子搬到院子里树下，院子门“砰”的一声就被推开了，是柳云。

“哈，知道我今天在新城遇到谁了吗？”柳云两手一拍，笑容如花。

二

蔡中华从化肥厂提前下岗纯属意外。

县政府批准化肥厂改制,要招商引资。说是招商引资,其实就是广州来个老板,掏钱出来承包企业,偌大的一个化肥厂租金只够付房租的,肉卖豆腐价。尖嘴猴腮的广州老板来厂里考察时“叽里咕噜”说了半天鸟语,看表情似乎是吃了天大的亏。签字仪式那天,蔡中华是办公室副主任,担任司仪,其实就是招呼招呼,喊喊话。厂里从剧团请了几个漂亮的女演员给县领导、投资方、各部门领导献花环挂在脖子上。按照程序先鸣炮,再献花环,然后是领导讲话,接着是投资商讲话,最后是去酒店。那天鞭炮特响,蔡中华对放鞭炮有一种特有的恐惧感,总担心它们会像手榴弹那样爆炸。自从老婆死后,家里逢年过节都不放鞭炮了,惹得工友们说他这几年走背运就是因为没有炸炸霉气,以致霉气一年一年淤积。

好不容易鞭炮放完,蔡中华松开捂着耳朵的手,喊道:“下面请礼仪小姐给各位领导献花圈。”全场寂静片刻,接着哗然,有的人甚至鼓起掌来。那个高颧骨的广州人当时就拉下脸来,把胸前花一摘,就走了。领导在台上走也不是,不走也不是,成猴了。

那天是怎么收场的,蔡中华也不记得了,只知道当场地上就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站着的时候,他还在想:这扎花环的人真缺“火”,你干吗把花扎成一个圈呀!

花环、花圈都是圆的,本质是一样的,你广州小矮子忌讳什么,真是。

第二天蔡中华就接到下岗通知书,厂长说你把“化肥厂”喊成“火葬场”了,你献什么花圈呀!这回排场,投资商跑了,领导恼了,你也要下岗了。人家南方人是最讲究这个“口彩”的,开业的日子都是从一个香港大师那择的,花好几千元港币呢。献花环是吉利,是热闹,献花圈成什么了?那不成死猴了!公章还在你那吧?通知书上自己盖吧。去社保局办手续你也熟,厂里也就不派人去办了。

蔡中华拿出公章,在嘴上哈了哈气,在下岗通知书上盖了章,又拿起来,看盖得可清楚,之后把公章交给厂长。厂长送他出了厂门,说以后要是陪酒任务,你还来呀,给你开临时工。

出了化肥厂门,蔡中华就往社保局去。上楼的时候蔡中华纳闷:楼梯上





用不干胶贴着“小心也滑”的字。怎么小心也滑了？总不能不让人走了。站着一琢磨，敢情是“地”字掉了个“土”字边。

看来真应该信命呢，自己就是“小心”也滑倒了。

那年，蔡中华抱着蔡玉莓从西城河转了一圈，刚进院子，芹嫂就脸色苍白地跑了过来。

“你爷俩去哪儿啦？兰姐昏过去了，已经送人民医院了，你快去，快去。”说罢，伸手接过蔡玉莓。

蔡中华一惊：“怎么搞的？我走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芹嫂推他：“现在还问什么，快去呀。骑你田哥的车子，他跟着车子去医院了。”

蔡中华推着车子飞跑，跑出很远才想起来飞身骑上。自行车在巷子里飞奔，留下一阵惊呼。医院大门有门岗，自行车不让进，蔡中华把自行车一扔就飞身往里跑，门卫在后面追着喊。刚到急救室门口，就看到田文民和几个工友在，见到他正准备对他说些什么，急救室门开了，护士在喊：“周新兰家属，周新兰家属。”

蔡中华忙迎上去说：“我是，我是。”

“准备后事吧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”护士说。

“什么？你放什么屁！好好的人进来怎么就要准备后事？”蔡中华一把揪住护士。

急救室出来个老医生，蔡中华认识，是外科老主任，在河口县德高望重。老主任拉下蔡中华的手：“你送来太迟了，她的肌体、各项功能已经衰竭。”

“她是什么病呀？昨天还好好的，就是身体虚一些。”泪水模糊了双眼。

“肝癌晚期。”老主任边走边说。急救室的门打开了，手术床已经被推出来，白布盖着一个人。蔡中华要扑上去，被田文民几个死死抱住。

周新兰被送进太平间，蔡中华坐在急救室门口，几个人陪着他。这样的现实让他不能接受，肝癌晚期，他竟然一点都不知道。

田文民拉着蔡中华的手说：“别难过了，先把弟妹的后事办了吧，入土为安啊。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呢？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！”蔡中华茫然地说着。几个人把蔡中华架起来，扶他往回走。



芹嫂见蔡中华被扶着走进院子,几个人脸色沉重,立刻明白了。她把蔡中华家里的门对子、年画等红色东西全部撕了,叫田文民把蔡玉莓送到隔壁去玩,炉子风门打开,开始烧水,又从家里找来些白布,铺在桌子上。几个人找来几根大毛竹搭起了灵棚,又找了几块红布,挂在自己家和沿途几家门上,免得有人沮丧走错了门。

蔡中华呆呆地看着他们收拾这一切。周新兰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啊,还是自己太粗心了?周新兰是前年从饮食服务公司病退回来的,那时只是消瘦,吃饭不太好,一直都以为是胃有毛病。蔡中华要带她出去治,她说“十人九胃”,自己注意一点就可以了,坚决不愿意去治。

记得半年前,周新兰有天夜里突然对他说:“如果我死了,你们爷俩可知道照顾自己?”

“你说什么话?吓吓。”蔡中华没睬她,翻身过去睡觉。

“人总是要死的,我是说如果我死在你前头。”周新兰用手拨拉蔡中华的头,笑着说。

“我为什么就不能走在你前头?好好地讨论这什么问题。”蔡中华抓住她的手,不让她乱动。

“我身体比你弱些。”

“你没听说破罐子常摔嘛,越是这样的命,越硬呢。是不是又看什么悲情电视了?”

“是的呢。好了,好了,睡觉吧。”周新兰把被子往蔡中华身上拉拉。

也许周新兰早就知道自己的病,只是没有告诉他。是的,她知道。她也知道家里没有闲钱,一个癌症治下来,最后是,人也死了,家也穷了。

可她是怎么瞒住自己的呢?回头一想,周新兰经常吃止痛药,不吃大油,消瘦,脸色蜡黄,这都是癌症的征兆啊。只是她用了多大的毅力没说出来呀。

蔡玉莓才四岁,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?蔡中华悲从中来,抱着周新兰相片,大哭起来。众人劝说不住,只好跟着掉眼泪。芹嫂在一边也哭成了泪人。

周新兰待人好,家里只要来了亲戚朋友,就是没有菜,也要炒两个鸡蛋、卤一盘花生米,吃完喝完,洗脸水、茶就端上来了。有时家里烧了点好菜,就盛一碗端给田云龙吃。

整理周新兰遗物的时候,箱子里叠得整整齐齐的是蔡玉莓冬天穿的大大小的袄子,可以穿到十来岁。蔡中华眼泪又下来了,他狠狠地抽了自己两嘴巴,心里悔得痛。最痛的却是这有痛无处诉,而周新兰也永远感知不了。



三天的丧期，蔡中华像个木头人，不吃不喝，把芹嫂吓坏了。“蔡大哥，你就是现在陪着兰姐去，你也还有玉莓呀，她才四岁。你怎么忍心把她一个人留在世上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蔡大哥，玉莓是兰姐生命的延续，你想，你看到玉莓，不就是看到兰姐了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蔡大哥，你吃点稀饭，你看我拌了红辣椒，浸了香油的……”

周新兰入土后，蔡中华终于吃饭了。红红的辣椒把他吃得满头大汗。莓子坐在他身边，拿着一个纸风轮在玩，是她云龙哥给她做的。芹嫂和田文民都是老实疙瘩一个，生的儿子却聪明异常。

芹嫂走过来，在竹椅子上坐下，把玉莓拉进自己怀里，给她编小辫子。

“蔡大哥，兰姐走了，莓子也要有人照顾呀……”芹嫂说话不耽误手上的活。

“我去她姥姥家了，明儿她姥姥过来帮我照看。她姥姥年纪也大了，身边没个人，到我这来，也算多个儿子。”

“那好。我总想，一个老爷们自己倒是好办，小女娃子没妈就不好办了。”芹嫂顺手把小桌子上的碗筷收拾走。

蔡中华从巷子里出来，准备去菜市场买一些日用东西。蔡玉莓跟着姥姥一步不离的，他身上的担子也轻了许多。

“蔡叔，蔡叔。我和您说句话。”田云龙从后面追上来。田云龙今年11岁，上五年级。

“哦。云龙，有什么话说吧。”

“蔡叔，您去医院找兰姨时，骑了我爸的自行车，您还记得吗？后来您一直没还给我家。”

“哎呀，你不提我还真把这事给忘了。是的，是你蔡叔当时没顾上，我赔你家一辆。”

“蔡叔，那车是我上学经常骑的，让您赔新的也不合适。车是去年买的，算八成新吧。买的时候是345元整，按八成新算，折合后是……276元，您给我276块钱就可以了。”

“你算得真快，聪明。这样，蔡叔现在没带那么多钱，我一会回家拿了给

你,可以吗?”

“可以啊,咱们是邻居,好说。您一会给钱的时候,别让我爸妈知道,好吗?我爸妈脸皮薄,一准不好意思要钱,可一辆车,搁谁不心疼呀。”田云龙看着蔡中华说。

“知道,知道。”蔡中华拍拍他的肩膀。

蔡中华走在路上直后悔,是啊,那天去医院确实骑了芹嫂家的自行车,自己后来怎么就忘了呢?一定是芹嫂、田文民不好意思张嘴,让田云龙来和自己说。自己真是粗心,幸亏云龙提醒,不然心里有一个疙瘩总是不好。

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,芹嫂和田文民推开了蔡中华家的门。

“蔡大哥,你给云龙钱了?”芹嫂着急地问。

“是啊,我赔的你们自行车的钱。”蔡中华说。

“是多少?”

“276。”

芹嫂和田文民对视了一下,松了口气。

蔡中华忙拉过来椅子,让两人坐下。“怎么了?你两口子这么着急。”

“我今天在云龙的书包里发现了一叠钱,有三百多块。你说小孩子哪有这么多钱,把我们吓坏了,以为是偷的。一审问,他说你给了276块钱,其余是他自己赚的。”

“哦?他才多大呀,就会赚钱了?”蔡中华很意外。那时他在厂里一个月工资也才112.6元。

“唉,别提了,也不是什么诚实的方法。他从批发店里批发墨水,一瓶墨水三毛五,两瓶改三瓶,对外卖一瓶三毛五分钱。每个班里又找两个推销的,推销一瓶给五分钱。谁知道一个月下来,竟赚了近百十块钱。学生们也欢迎,学校门口卖四毛钱一瓶。瓶子大小都一样,没几个在意墨水是不是一样多。你说这不是赚黑心钱吗?小小年纪,跟谁学的呀?成绩是倒数。”

蔡中华听得笑了:“别说,他还真有生意上的悟性。以后啊,还真要看他发财呢。”

芹嫂把276块钱放在蔡中华桌子上。田文民说:“中华,这钱你收回去。我们真不知道这个小东西居然做出这样的事,丢人,丢人。你也别往心里去,不是你嫂子拦着,看我不让他跪煤渣子!”这是田文民惩罚田云龙的常用方法,芹嫂脾气好,一次也没见她打过小孩。

蔡中华忙把钱往田文民手里塞:“哪有这样的道理,我把你们的车弄丢





了,当然要赔的。我还谢谢云龙提醒我了呢。”

“这钱不管怎么说,我们一定不能收。谁家里没有一个什么事,我家也弄丢过你家东西呀,你也没让赔。再说,那车也值不了那么多钱,都骑一年多了,摔了好多次。”

三个人拉扯起来,把莓子吵醒了,脆脆地喊芹姨。芹姨忙进里屋,外屋两个男人压低了声音。一会芹姨出来了,拉着田文民走。蔡中华拉着他们要塞钱,芹姨看拉不过,就从里数了一百元,其余的说死了也不要。蔡中华也只好作罢。

第二天一早,蔡中华上班,在厂门口遇到田云龙。

“云龙,你怎么没上学?”

“蔡叔,我爸妈昨晚找您了?我爸妈客气,您也别当回事,他们就那脾气。”

蔡中华一愣,从口袋里掏出昨晚剩下的钱递给他。

“我正准备今天还给你爸呢。”

“我不要。我爸他们知道会打死我的。”田云龙说。

“你放心吧,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知道的。”蔡中华边说边把钱塞到他口袋里。

“那……谢谢蔡叔。我今晚放学回家,再给莓子扎个大的风筝,我自己买好看的纸。”田云龙说着跑走了。

蔡中华笑着摇摇头。

下班回家,莓子正吃着一串冰糖葫芦。“莓子,谁给你的零花钱买这个吃?”

冰糖葫芦差点从莓子手里掉下来。“是龙哥给我买的,说今天不能扎风筝了,赶明儿有时间再扎,就给我买了这。”

“莓子,你想不想要零花钱?”

莓子愣愣地看着他,口袋里有零花钱,对莓子来说似乎很奇怪。蔡中华心里一热:“蔡玉莓,记住,你需要钱,爸爸给你;等明儿你长大了自己挣,知道吗?”

“嗯。”蔡玉莓使劲地点点头。“那我要把冰糖葫芦还给龙哥吗?”

蔡中华乐了:“你都吃了一半了,怎么还给人家啊?这是哥哥对你的好,得人好处你要记住。”

身边没了女人，蔡中华日子感到了累，倒不是身体累，而是心累。厂里总有一些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，他总是摆手，在他心里一直有一团阴影化解不开。有时实在抵不过，也见上两个，可一见面，蔡中华就想到那一叠叠码放整齐的袄子。他能感觉到周新兰的一双眼睛在看着他。

“你为什么只准备了莓子的袄子？”蔡中华问那双眼睛。

“后妈能帮我女儿做新袄子吗？只会做你的。中华，你要选个心眼实诚的。”周新兰在空中说。

“我真不想再走一步了，有女儿就足够了。”

“你就是再走一步，我也能理解的，要是我也会的，你日子长着呢……可不管怎样，你要照顾好我们的女儿。”

“我会的，你放心……”

“嘿，你怎么了？……那我先走一步。”现实中的女人急急地走了。时间一长，大家竟然说蔡中华心理不正常了，和女的一见面就发呆。

蔡中华不辩驳，倒也落了个干净。

莓子七岁的时候，开始上学了。岳母也老了，儿子把她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。家里又只剩下了爷俩。莓子懂事，知道自己洗衣服、做饭，知道什么时间写作业，什么时间睡觉。

也就在这一年，田文民在下班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。

小院在演化着旧城的版本，旧城在演化人生的版本。

田文民在蔡中华心里一直是恩人、大哥甚至像父亲。对芹嫂，蔡中华也是敬重有加。

蔡中华这条命还是田文民救的。

那时蔡中华年轻，瞌睡大，有次大夜班，凌晨的时候，蔡中华太瞌睡了，加上锅炉房里暖暖的风，就歪在锅炉旁睡着了。锅炉的阀门那天正好出了故障，不能正常地向外供气，压力表在不断地攀升，如果到了临界点还没有采取措施，锅炉就成了一颗大炸弹。蔡中华哪里知道这些，睡得正香，嘴角还流着口水。田文民那天正好带班巡查安全，接到合成车间报告说造气车间供气不正常，就忙到锅炉房查看，一看，冷汗立刻就下来了。搬开阀门，关闭了炉子，打开安全阀放气。蔡中华也被巨大的放气声惊醒，跳起来后才知道经过，命是保住了，可要是田文民向厂里汇报，自己的工作也就完了。

田文民没有吱声，说你睡吧，我帮你值。蔡中华早被吓醒了神，哪里还敢睡。眼神一清晰，发现田文民手上被高温气体烫了几个大泡，忙要去喊厂医。





被田文民止住：“我天亮自己去看吧，你现在一喊，不等于大喇叭广播嘛。”

“那您一定很疼的。”

“不疼。”嘴里却忍不住吸了口凉气。

蔡中华哭了：“田主任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

“哎呀，万幸命保住了。什么能比命值钱啊。”

两个人坐在锅炉房地上叙了很长时间。

田文民知道蔡中华因为没有房子，老婆一直不能来城里，就向厂长叨咕了很多次，厂长也被叨咕烦了，就说：“厂里现在哪有房子？你给他找，找到了我就同意。”

“厂长，您可别将我军，房子还真有。我那院子里不是还空两间吗？原来那家子调外地去了，厂里一直没安排人住呢。”

“好，就给他吧，省得我天天耳根子发烧。”

就这样，蔡中华带着妻子，终于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家。一年后蔡玉莓出生了。

隔壁的来买盒烟。拆开，递给蔡中华一支。

“爸，我去店里了，饭菜都在电饭锅里，还有赵哥给您送的鸡血、鸡肠子。酒给你斟好了，就两杯。那大酒瓶里我记得有印子。”蔡玉莓从屋里出来，边走边整理背包。

“瞧，瞧，蔡叔，您这个贴心的小棉袄。您总算熬出来了。”邻居走了。

蔡中华等邻居走远了，才对着蔡玉莓背影说：“你有时间去新城看看你芹姨。”

蔡玉莓没有停下脚步，也不知道她听没听到。

三

蔡玉莓听到了，她只是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听到了而已。

母亲去世的时候她还小，留给她的就是这个名字。听爸说，妈怀她的时候就想吃草莓，但那季节错过了，所以女儿出生了就起了“莓子”这个名。吃不着至少可以天天喊啊，可妈哪里知道，女儿知道名字的来历后就再也不喜欢吃草莓了，草莓的鲜艳是那么刺眼，那么恶毒。

莓子的童年是在芹姨的呵护下长大的，在她记忆中，妈妈应该就是芹姨